

第一章 元宵夜的相遇

正月十五，西京大雪剛過，入目之處皆是一片銀裝素裹。

天剛黑，寬敞的中街兩邊便掛滿了五顏六色的燈籠，這個時節，大姑娘、小媳婦都出來看花燈，街上人流川息，接踵摩肩熱鬧極了，時不時一簇銀光騰入半空，轟然四散，彷彿漫天的鮮花，千姿百態、五彩繽紛。

人群中，一個穿著淺粉錦襖，裹著白色披風的小姑娘抬著秀白的小臉，看著路邊掛起的一排排花燈，她的腳步在一盞梅花燈前停了下來。

燈做得十分精巧，恰似一簇梅花迎風綻放，栩栩如生。

她看得一怔，半晌，指著那盞燈說：「店家，我要這盞燈。」

她正要從荷包裡拿銀子，卻被一隻手攔住。

「蕊妹妹，我們約妳出來賞花燈，怎能要妳付錢？如果妳付錢，我這個哥哥不是白做了？」程綸付了銀子，帶著笑意看著她，「眼光不錯，這花燈果然好看。」唐蕊微微抿唇，笑了笑。

眼前的是她的表哥程綸，程家和唐家是姑表親戚，她同程家兩兄妹是一起長大的。程綸已經是十七歲的少年，他穿著一襲青色錦袍裹著黑色的披風，氣質溫潤，身姿頎長而挺拔。

「哥哥，你怎麼不說我的花燈也很好看呢？」程思提起手裡的金魚花燈在他眼前晃了晃。

程綸一笑，「妳的也好看。」

唐蕊低頭看著手中的花燈，想起了一些過往。

她曾經對他說過，她將滿十五歲那年的元宵節雪下得很大，她買到了一盞很漂亮的梅花燈，回家掛在床頭，想著如果以後有機會出去，一定給他看看她的梅花燈。只是，終沒等到那個機會……

「表妹？」程綸看到她有些發怔，像有什麼心事，「想什麼呢？」

唐蕊搖搖頭，笑道：「沒什麼。」

她不願意再去回憶那些過往，不管人是不是有前世今生，她只希望那是一場噩夢。幸虧，她已經從噩夢中醒來，如今她又是那個天真無邪的小姑娘。

「走吧。」她徑直提著花燈向前走去。

程綸轉頭，牽著程思，招呼後面的兩個家僕跟上，路上人著實多，一不小心就容易走散。

一輛華麗的馬車緩緩行在人群中，一隻修長的手指挑開了厚重的暖簾，一陣冷風吹進來，讓車裡的人輕咳了幾聲。

幾聲輕咳傳出車外，田廣趕緊探頭往車裡看，果然看到主子又掀開了暖簾，忙勸道：「公子，你風寒還沒好，千萬別凍著，還是放下簾子吧。」

「閉嘴！」

冷冷如冰雪的聲音傳到田廣耳邊，他打了個寒顫。

「停車！」車內那人說。

田廣急忙讓車夫停車，他下了車到車窗邊，看到裡面的人掀開了簾子，目光灼灼的望著外面。

「把那個花燈要過來。」

田廣順著主子的目光看過去，不由得哭笑不得，公子所指的是一個小姑娘手裡提著的梅花燈。

「公子，您若是要花燈，我給您去買一盞一模一樣的吧。」

「孤，只要那一盞。」

他的語氣溫度漸低，嚇得田廣背後一陣發寒。這位絕不是紙做的老虎，還是乖乖聽話吧。

田廣硬著頭皮攔在了那小姑娘的跟前，堆起了滿臉笑意。

唐蕊一愣，看著眼前這人，一身圓領錦緞青襖，圓圓臉，淡黃膚色，細長眼睛，但是這個人她並不認識。

「姑娘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們家公子想要您手裡的這盞花燈，您且說，多少銀子肯給？」

她吃了一驚，目光向那輛馬車看過去，鑲金的車轆、錦繡的暖簾、鏤空山水花紋的欄杆，這樣的馬車，若非達官貴胄，一般人家哪裡用得起？

田廣看她不說話，急出一頭汗，「姑娘，您倒是說說，多少銀子才肯讓？我們不在乎銀子的。」

「不過是一盞燈。」唐蕊將手裡的花燈遞給田廣，「我不要你的錢，你家主子喜歡，拿去便是，當我送給他的。」

田廣一喜，「多謝姑娘。」

他不由得多看了這小姑娘一眼，十三、四歲年紀，皮膚如雪，面如芙蓉，清秀的眉眼帶著幾分和年紀不符的沉穩氣度。

他打心裡為主子這種行為感到可恥，不過到底弄到了燈籠，總算可以交差了。

馬車裡的人提著這盞燈籠細看，果然如她當初所說，她的那盞燈做工精巧，是一盞很漂亮的梅花燈。

他掀開車簾，看到女孩穿著粉紅小襖，披著白色披風，梳著兩個元寶髻，慢慢從街邊走過，眉目稚嫩一如初見。

「田廣，」他說：「把這個給她。」說罷，從袖中拿出了一塊晶瑩剔透的玉。

田廣接過來，有些驚訝，這是一枚蟠龍白玉玉佩，正是公子日常戴在腰上的，一個燈籠而已，換個玉佩，是不是太不值當了？不過公子素來說一不二，就是不值當，也只能去送了。

他趕上了那小姑娘，說：「我家公子說了，不能白要妳的燈籠，這個玉佩算是酬謝妳的。」他把玉佩塞到了對方的手裡，轉身回到了馬車上。

唐蕊一怔，看著手心的玉佩，溫潤而通透，品相頗好，這蟠龍圖案，一般人哪裡敢用？她轉頭看去，只見那華麗馬車的簾子動了一下，落了下來，馬車緩緩向遠處駛去。

她有心還了這玉佩，但是人群嘈雜，轉眼馬車就淹沒在人群中。

程綸拉著程思過來，方才兩人在買葫蘆串，這時眼瞅唐蕊在前面等，幾步趕上，卻見她手裡的梅花燈不見了。

「燈怎麼沒了？」程綸詫異的問。

「送人了。」唐蕊微微一笑。

程綸一怔，看看四周，「給誰了？」

「一個路人，他想要，就給了。」

程綸有些不解，道：「我再去給妳買一盞。」轉身便要回方才那個鋪子買燈。

唐蕊扯住了他的衣角，搖頭，「不用了。」

程綸看她今晚似乎有些神思不屬，怕是凍著了，便道：「我送妳回去吧，省得舅媽擔心。」

唐蕊點點頭。

唐府的家主是正六品中書省員外郎，這個官階若是在別處倒還行，但在這掉個瓦片下來就能砸到一個官的西京，當真不算什麼。

唐家有一個嫡長子、兩個嫡女，嫡長子唐隆二十歲已經出仕。

大女兒唐語凝，年方十七，今年一直在忙著宮裡選秀的事情。

老二唐蕊，名義上是嫡女，實際上是過世的妾室所生，因唐蕊出生沒多久，生母就過世了，加上妾室出身書香門第，在世時頗得老太太的心意，老太太憐惜唐蕊沒有母親，便把她寄在了嫡母鄭氏的名下，養在自己膝下，待遇跟嫡女一般，餘下另有兩個年紀更小的庶女。

程綸兄妹倆時常到外祖母這兒來玩耍，一來二去，唐家幾個姊妹，唯獨跟唐蕊最熟。

程家的車輛到了門口，早已有個婆子在小門那裡張望。

朱嬤嬤看了程綸一眼，道：「今日好歹是元宵，要是換了平日裡，再這麼出去逛，夫人肯定不高興了。到底都是姑娘、小子了，轉眼都是要說親的。」語畢，她扶著唐蕊進去了。

這話聽在程綸耳朵裡自然是不好聽的，如今唐蕊十四歲，是要開始說親事的年紀。自己的爹是正八品大醫，雖然任職在宮中，怕是入不了舅媽的眼，而他學的就是醫術，將來是要承父業的。

不過他轉念一想，不是還有外祖母嗎？蕊妹妹的婚事，做主的人未必只有鄭氏一個。

程思年紀小，聽到朱嬤嬤的話有點生氣，「再怎麼樣也是一起玩大的，出去逛逛有什麼。」她扯了扯哥哥的袖子，「哥，趕緊給蕊姊姊提親，不然趕明兒嫁給別人，就沒人陪我逛燈會了。」

程綸臉上一紅，道：「姑娘家的，別亂說！咱們趕緊回去吧，天寒地凍的，母親該擔心了。」

進了青菱院，朱嬤嬤趕緊把手爐遞過來給唐蕊暖手。

外面寒冷，但屋裡燒著暖爐，頗為暖和。

「好不容易出去一趟，怎麼連個花燈也沒買？」朱嬤嬤問她。

「給思妹妹了。」她隨口說。

「都是大姑娘了，別還跟小時候似的，雖則說程家人陪著去的，可是萬一有個好歹，還不是要自家人照應？要不是我這老胳膊、老腿的受不住外頭那寒氣，我定然是跟著去的。妳往後也少往外走，省得讓妳母親操心。」

唐蕊沒有說什麼，趁著朱嬤嬤不注意，看了看手心的玉佩，這樣的玉佩不好擱在外面，她便鎖進了小銅箱裡，鑰匙在她手裡，誰也打不開。

「祖母睡了嗎？」唐蕊問。

「早睡了。先前還念著妳，沒等妳回來就先睡了。」朱嬤嬤說著，已經把水拿了進來，「先洗洗臉。」

青菱院外面有個小花園，隔著小花園就是老太太的院子。

唐蕊躺下後，朱嬤嬤也在外間的小榻睡下，打小她是朱嬤嬤帶大的，雖然朱嬤嬤有些囉嗦，照顧她還是很周到的。

嫡姊身邊小丫鬟就有兩三個，嬤嬤也有兩個，雖然說出去都是嫡女，但她心裡很清楚，是有差別的。祖母曾經也說要給她添個丫鬟，她婉言拒絕了，從前她是怕惹嫡母不高興，如今她是想清靜些。

她恍恍惚惚睡著了，大約是看到那盞燈籠的原故，夢中又浮現出一些往事。

她彷彿又看到那扇緊緊關閉的朱門，彷彿又看到那個昀麗清冷的少年，彷彿又感覺到腹中如同刀割般的絞痛，還有那一滴滴落在地上的血，竟透著讓人膽寒的黑……

她驀地從夢中驚醒，坐起來一看，原來只是一個夢罷了。

前世的她，入宮之後被太后瞧中，留在了慈安宮做事，後來不知被誰陷害，罰到了廢宮之中。

那廢宮裡圈禁著一個人，任何人都不敢貿然提起，入了廢宮，就跟囚禁沒有兩樣。她進去的那一剎那，想這一頭撞死也好過一輩子囚禁，可是當她看到那個少年，就改變了主意。

三年，雖漫長卻也短暫，本以為日子會這麼過下去，沒想到老天也只給了她三年的時間。

她不敢回想上輩子如困獸一般的日子，可是腦海中卻不由自主的會浮現一些情景。

一陣寒意襲來，她連忙鑽進被子。

這一次，她決定要安安穩穩的，嫁個人，過著平平靜靜的日子，離那朱紅色的宮牆遠遠的。

杏黃色的帳簾微微拂動，太醫程之明小心翼翼的低著頭進了東暖閣，坐在一旁的凳子上，替床上那位診了脈。

誰都知道東宮殿下自小體弱多病，前陣子還發了高燒，大病了一場，所有人都以為挺不過去了，誰想他竟然又活過來了。

太醫院誰都不想來替這位診病，只因為這位脾氣著實古怪，聽說大病之後越發叫人頭疼。

診脈之後，程之明一喜，連忙道：「恭喜殿下，雖有些許風寒，但這脈象強勁，中氣充足，有痊癒的跡象。」

這話要是對普通人只是尋常，可是對於太子來說，那是非一般的好事。多年來病弱，該是早就盼著這一天了。

程之明偷眼瞧他，本以為太子會有喜色，不想他俊美的臉上彷彿覆蓋著冰霜，並無絲毫動容。

若說相貌，太子真是眾皇子中最出眾的，與他長得相似的還有十三皇子，不過在太子大病醒來之日，已經命歸黃泉了。

田廣聽了程之明的話十分高興，急忙拿了銀子過來，「多謝程大人，這是殿下賞的。」

程之明忙道：「微臣這就去給殿下開些祛風寒的藥。」拿了銀子正要出去，卻聽到腦後那人幽幽的吐出一句——

「藥，不能是苦的。」

程之明一愣，藥哪有不苦的？就是加了蜂蜜，還是有苦味啊。

他扶了扶額，田廣在他耳畔提醒，「記住，一點苦味都不能有，我們殿下不吃苦的，如若不然，後果你知道的。」

程之明嚇出一身冷汗。

司徒珩的目光落在了牆上那一盞梅花燈上，烏黑的眸子微微轉動著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

田廣瞅著主子，雖然他打小伺候到大，可是越來越不明白這位在想些什麼了。在那一場大病前的百般古怪驚扭，他還能理解，自從大病後，古怪依舊是古怪，驚扭依舊是驚扭，卻一下子多了許多他琢磨不透的東西。

田廣正想著，又聽到主子開口了——

「花燈沒光了？」

他趕緊去看，原來梅花燈裡的蠟燭燒完了，這梅花燈連點了兩天，昨天還加了個蠟燭，難不成主子今天還要繼續點？

「殿下，是蠟燭燒完了，這天色也晚了，該歇了吧，點著花燈怕影響您休息。」

「點著，其他燈滅了。」

他一句話，田廣只得去辦。

屋裡別的燈火都熄了，唯獨那一盞梅花燈亮著，映著梅花的圖案倒是挺別致。

田廣疑惑，一個從小姑娘手裡搶來的花燈，怎麼這般稀罕？

此時兩個宮女過來閉帳，才到床邊，只聽得床上的人冷冷吐出兩個字——

「退下！」嚇得兩個女子花容失色的退了出去。

田廣發現，自打殿下那一場高燒之後就不喜人親近，原先的幾個宮女還能靠近，

如今完全近不得身。

就是身邊的小太監們也都打發開了，剩他一個太子舍人天天給殿下做牛做馬。他小心翼翼的湊到一邊問：「殿下歇了，小的這就退下了。」

「你前日說十三皇子沒了？」他問。

「是。因為十三殿下年幼夭折，宮裡頭悄悄辦了，並未聲張。」

「他生時得了失魂症？」

「是。」田廣偷偷看他，不知道殿下如此關心十三皇子是為何，他們總共也沒見過幾次。

床上的人擺了擺手，田廣識趣的退了下去，關上了暖閣的門。

幽暗的暖閣中，只有那一盞梅花燈亮著，燈光微微閃爍。

他坐在床上，安靜的看著那燈火，一直以來他都懷疑這是不是真的。

他死了，又醒來了，卻是在皇兄太子殿下的身上。

而這一世的十三皇子自小失魂，他一醒來，十三皇子就沒了。

他看著自己的手，因為病弱而白皙修長，的確不是自己的。

失魂？他譏諷的笑了。也好，也好，什麼都不知道，好過如上輩子般撕心裂肺。

他的兄長，皇太子，天之驕子，病弱多年，依舊在太子之位上屹立不倒，憑藉的是嫡長子的身分，亦是憑藉著父皇對逝去先皇后的深深眷戀。而現任的皇后，得了嫡長子，死死的攥在手心裡，那是她安身立命的根基，自然不會輕易讓他倒下。所以太子再驕縱、再病弱、再古怪，他依然是太子。

「呵呵……」他笑得越發張揚，原來如此雲泥之別，只在於生在哪個女子的肚皮罷了。

他那三年圈禁，他的出生入死，都是活該！

第二章 不走前世路

唐蕊一早來給嫡母鄭氏請安，到了東廂房時，聽到裡頭有說話的聲音，應該是嫡姊在裡頭。

她到了門口，丫鬟打起簾子，裡頭果然是唐語凝，正親熱的靠著鄭氏說話。

她進去後規規矩矩的行禮。

鄭氏看了她一眼，微笑道：「妳姊姊如今就要進宮選秀去了，若是選中了，回來的機會就少了，妳坐下來陪著說說話。」

唐蕊點頭，在一邊椅子上坐下。

鄭氏道：「妳這幾日學了些什麼，說出來也給妳二妹妹聽聽。」

唐語凝拉著鄭氏的手笑道：「娘，跟二妹妹說什麼呀，她一個小丫頭什麼都不懂呢。」

鄭氏道：「不懂，也要學，等到了年紀也得去選秀的，好歹也算是我們府裡的嫡女，若是唐家出了兩個貴人，那可是了不得的事。」

唐蕊低頭，微微冷笑。

唐語凝臉色微紅的嬌嗔，「娘，說什麼呢，那麼多人，選不選得上還另說呢。」

「我們家語凝天姿國色，哪裡有人比得上？我看那沈家的嫡女也長得不怎麼樣，

不是一樣做了貴人？」鄭氏不服氣的說：「像咱們語凝，至少也做個昭儀。」唐蕊看向姊姊，她年紀十七，正是青春年華，蛾眉杏眼，巧鼻櫻唇，顏如桃李，光豔照人，的確是個美麗的女子，這樣的女子入宮被選中的機會自然是極大的。沈家同唐家世交，兩家父親的官職也一般大，沈家嫡女沈清芳前年入宮選秀中了，年節後就封了貴人，沈家自此變得炙手可熱。鄭氏眼紅得不得了，恨自己沒早一年將女兒送上去。

唐蕊想起嫡姊前世因為誤吃了東西，臉上長了疱疹，自己被迫代替入宮。嫡姊心有不甘，可是無可奈何，因為年紀大了，便定了一門親事，結果還沒過門，那家公子就得急病死了，她落了一個剋夫的名頭，後來無人提親，只得嫁了個中年小官吏做續弦，鬱鬱寡歡。

可是入宮又有什麼好？別人可能不知道，但她最清楚。

「雖然入宮的確熱火烹油，鮮花著錦，可是宮廷複雜規矩森嚴，一朝入宮，怕是白日步步驚心、夜晚不能安眠，從此之後便步入了無休止的漩渦之中。即便是這樣，姊姊也願意入宮？」

鄭氏詫異的看了她一眼，素來乖巧的丫頭今兒說的這是什麼話，平白敗壞她的興致嗎？

她喝道：「妳一個小丫頭，宮裡什麼樣，難道妳知道？無非是胡謔唬人罷了！」

唐語凝昂起下巴，不屑道：「步步驚心、夜不能眠？妳只看到付出，卻未看見得到的，我只望有一日憑風而上，直達青雲，屆時讓唐家光宗耀祖，那才不枉活這一輩子！」

唐蕊定定看了姊姊兩眼，或許於她而言是地獄的地方，對姊姊來說正好相反吧，她在擔心什麼？

「那祝姊姊雀屏中選，心想事成。」她這話落下，那母女兩個才露出滿意的笑容。唐語凝今日興致高，拉著她說：「走，讓妳去瞧瞧我做的幾套新衣裳。」

臨出門，鄭氏蹙眉警告，「蕊兒，不許再說那些不吉利的話，免得擾亂妳姊姊的心情。」

唐蕊點頭，便跟著唐語凝一起去了她的閨房。

入宮的日子迫在眉睫，如果她沒記錯，姊姊發病的日子就在明天，倘若這次姊姊不能如願入宮，倒楣的就是自己，她得想個辦法避免意外的發生。

她眼眸微轉，便想出了一個法子。

入了閨房，唐蕊裝出神祕之色，低聲道：「姊姊關門，我有話要跟妳說。」

唐語凝看她模樣頗感興趣，屏退了丫鬟，姊妹倆關起門說話。

「什麼事？神祕兮兮的。」

「三日後姊姊就要入宮，這三日功夫，我瞧著正好。」她壓低了聲音。

「什麼正好？」唐語凝好奇極了。

「有關宮裡頭那位的。」

宮裡頭那位，還能是誰？自然是皇上了。

這次選秀是為了選宮妃和女官，入選的女子自然是要過皇上那一關的。

「聽聞那位喜歡蘭花香氣。」她低聲道。這話不虛，她在後宮時便知道這件事，之前有位妃子就憑著一身蘭香得了皇上的青睞。

唐語凝神色緊張，「可是這寒冬天，如何能有蘭花香氣？還有，妳一個小丫頭如何得知這個的？」

唐蕊附耳低言，「妳不要同別人講，這是清韻告訴我的，她姊姊清芳是陛下身邊的人，曾偷偷告訴過她。這件事妳千萬裝作不知道，別告訴第三個人。」

唐語凝知道唐蕊同沈清韻交好，這個消息既然來自當朝的貴人沈清芳，肯定不會假。

她半喜半憂，「這蘭香可怎麼弄？」

唐蕊提醒她，「姊姊忘了去歲家裡存的蘭馨香，其中加了蘭花煉製的香粉，姊姊只要靜心茹素，三日內沐浴熏香，一定可以有蘭花體香。」

唐語凝喜形於色，「沒想到妳倒是機靈。」

唐蕊強調，「一定要茹素，否則一股子腥膻味道，再好的蘭香也沒了。」

唐語凝點頭，「放心，這不是什麼難事。為了這一天，便是吃一年的素也無妨。」

第二日，唐蕊到廚房邊看了看，她記得當初唐語凝是吃了今日午飯之後得了皰疹的，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如此厲害。

瞧見她到了廚房邊，廚娘急忙陪笑道：「二姑娘怎麼來了，這裡骯髒，您還是趕緊回去吧。」

「中午做什麼？」唐蕊探頭看。

廚娘笑道：「今日有好東西，說是南邊運來的大黑魚，稀罕東西呢。」

「我看看。」她說著便到了那水盆邊，裡頭果然有好大一條黑魚，身上長著橫紋的條紋，魚看起來很凶惡。

廚娘湊過來說：「您別瞧著長得凶，吃小魚的，所以肉質很鮮美，現在市面上賣二兩銀子一條呢。」

「其他還有什麼？」她問。

廚娘倒是奇怪，這二姑娘今兒開始當家了還是咋的，還管起廚房的事情了？

「其他的也跟平常一樣，醋溜丸子、紅燒小排、白斬雞、再一些素菜之類的。」

廚娘撓著頭說。

唐蕊恍然大悟，原來當初那頓中飯的問題就出在這條魚上，他們其他人吃都沒事，唯獨姊姊吃了長皰疹，大約是她不能吃這種。

明白了原因，她略鬆了一口氣。

中午吃飯時，那條魚出現在飯桌上，她瞧著唐語凝看都沒有看一眼，因為要茹素，只吃了幾口素菜便放了碗筷。

倘若出問題，該是飯後一個時辰。

飯後，家裡風平浪靜，可見並沒出任何問題。

一直到晚間都一切太平，明日大早唐語凝就要入宮了，唐蕊一顆懸著的心終於鬆了下來。

她去看了祖母張氏，老太太六十多了，身體還很健康，看到小丫頭進來，招著手說：「蕊兒過來，給祖母看看，是不是長高了？」

唐蕊笑著伏在張氏跟前，「蕊兒已經十四了，長不高了。」

張氏恍然大悟，「蕊兒這是在提醒祖母，小丫頭該嫁人了嗎？哈哈……」

「祖母……」唐蕊羞得滿臉通紅，「蕊兒就待在祖母身邊，哪兒都不去。」

張氏哈哈大笑，「那可不行，現在不嫁是可以，不過不議親可不行，否則好少年都給人挑走了可怎麼辦？妳說說，哪家公子能入得了妳的眼？」

唐蕊眼眸轉了轉，她知道，姊姊入宮之後就該輪到她了，倘若不議親，按照鄭氏的盤算恐怕也是要往宮裡送。

張氏看她不說話，以為她害羞，道：「以我看，就生不如就熟，知根知底的最好，能親上加親更好。」

唐蕊一聽祖母意有所指，知道她說的就是表哥程綸。

她心中一動，表哥是很好，可是……她一直都當他是哥哥啊。

但若是換了一個人，又能好嗎？

屆時不過是配個不認識的公子，西京公子多紈褲，與其亂撞，倒不如……

倘若求一世安安穩穩，這怕是最好的選擇。

張氏瞧著她發紅的臉低垂不語，大樂，「又害羞了！妳倒是說說，妳表哥如何？若是不願意，祖母替妳做主。」

唐蕊做出嬌羞扭捏之態，道：「表哥又沒來提親，祖母怕是擅作主張了。」

張氏哈哈大笑，撫著她的頭髮，慈祥的說：「你們這幾個孩子我打小看大的，語凝心氣高，妳呢，打小乖巧懂事，就是太本分了。綸兒跟他爹學的醫術精湛自不必說，是個好孩子，至於思思嘛，那就是個小皮猴子。綸兒對妳是個什麼心思，妳當我老太婆眼瞎呢？放心放心！祖母我樂見其成。」

唐蕊嘴角揚起一絲淺笑，眸色微閃，道：「全憑祖母做主。」

「好，這事我包了！」張氏高興的應了，兩個孩子她都喜歡，能親上加親，那是最好不過。

唐蕊回到青菱院，嘴角的笑容落了下來，只餘下一絲淡淡的惆悵。

程綸將來一定會是個好太醫、好丈夫，兩家又是門當戶對，倘若祖母堅持，嫡母大約不會太刁難，可是她為何開心不起來？

進了屋，她坐在圓桌邊，呆呆的發怔，腦海中閃過一個昳麗少年的身影。

她用力合了合眼，抱住了頭。不要想，忘掉那一切，那只是一個噩夢，到如今，她只求一世安穩。

第二日一早，唐蕊清晨起來，便看到唐語凝已經穿著選秀的宮裝打扮得停停當當，只等上車了。

唐語凝一張芙蓉面上洋溢著難以掩飾的激動和期盼，看到她過來，急忙拉著她，低聲道：「多謝妳的法子，我實行了三天，覺得頗有成果。」

唐凝也嗅到了從她身上傳來的淡淡蘭香，姊姊果然很下功夫。

她微笑著點頭，「此行一去，姊姊自然雀屏中選絕無意外。」

唐語凝高興極了，拍著她的手背，「託妳吉言。」

上了馬車，唐家今日大開朱門，家裡頭除了早已去了衙門的父親，其他人包括大哥、庶妹都出來相送。

鄭氏帶著欣喜的笑意，眼看著馬車緩緩出了朱紅大門，彷彿那是唐家榮耀的開始。

唐蕊靜靜的看著那馬車，心想，這一世嫡姊的命運開始拐彎，那自己呢？

馬車出去之後，大門合上，唐蕊轉身去南院給祖母請安。

才到院子門口，就聽到裡頭兩個嬤嬤在說話。

「老太太如今身子骨遠不如從前了，昨晚不過在窗邊略坐了一下，便受了寒氣，今早關節還在發疼，起不來床呢。」楊嬤嬤說。

陳嬤嬤歎息，「是啊，老人家嘛，都是這樣，但凡發起病來便是來得快去得慢。」

唐蕊聽了這話心裡一緊，立即問：「嚴重嗎？」

楊嬤嬤轉頭看到她，忙道：「二姑娘來了呀，才念叨妳呢，快去瞧瞧吧。」

唐蕊點點頭，進了屋內，裡頭瀰漫著一股子苦藥的味道。

她到了床前，看到祖母花白的頭髮，皺褶的臉蹙著眉頭，似乎很難受的樣子。

她擔心極了，輕聲問：「祖母怎麼樣了？」

張氏睜眼看她，笑了笑，「無妨，風濕罷了，只是今冬寒冷，又重了些。」

唐蕊心裡難過，拉著張氏的手，「祖母要好好的。」

張氏握著她的手說：「妳這孩子可憐，打小沒了娘，又懂事，祖母要是不將妳安排好了，是不會放心走的。」

唐蕊聽了，眼淚落了下來，「只要祖母高興，蕊兒願意遵從祖母的所有安排。」

張氏輕輕拍了拍她的頭，「傻孩子，往後妳得曉得，不能光替別人著想，光考慮別人高興不高興。人活在這世上，最要緊的是自個高興不高興，祖母就是怕妳不懂，委屈了自己。」

她搖搖頭，「有祖母在，蕊兒就不委屈。」

張氏輕輕歎一口氣，她一把年紀了，又能在多久，少不得要安排好她的婚事才能放心的去了。

前幾日聽那鄭氏的口氣，大的送出去，還要把小的也送出去，她就是瞧不上那樣的媳婦，把自個兒的閨女往狼窩虎穴裡送，只為了她面上的榮光。大的送去也就罷了，這小的，只要自己在，斷斷是不能讓她葬送掉的。

她昨兒已經差了人到程家，大約程家很快就會過來。

張氏撐著身子起床，留唐蕊一起吃了早點。

早飯後，祖孫兩人在屋裡說話，外頭便響起了腳步聲。

「哥哥，等等我，你腿又長，走這麼快！」

人未到，聲先到了。張氏聽到程思的聲音，臉上笑開了花。

「我明明是叫她哥哥來，這個皮猴子怎麼也跟來了？」張氏話音才落下，一個紅衣小丫頭已經氣鼓鼓的跳進了房裡，「外祖母，妳就是偏疼哥哥，都不疼我，一定是有好吃的，先餵了妳這好外孫！」

張氏和唐蕊對笑起來，張氏指著她笑罵，「瞧瞧這個伶牙俐齒的小猴子！」程思看到唐蕊，促狹的對著站在門口的程綸說：「大哥，蕊姊姊也在！」程綸看了外祖母身邊的女子一眼，只見她垂下了眼，瞧這一眼，他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。

「蕊兒，妳帶著思思出去玩會，我同妳表哥有話要說。」張氏道。明知道祖母要說些什麼，她只能裝傻，低著頭拉了程思，說：「我有好吃的留給妳，去吃嗎？」

程思興奮的點頭，「好，走吧，一點都不留給哥哥！」

唐蕊微微一笑，摸了摸程思的頭，她今年才十二，真的是一片天真爛漫。

擦肩而過時，程綸臉上浮起薄紅，連心跳都快了幾分。

待兩個女孩出去，張氏屏退了下人，拉著他在身旁坐下。

「你來，可曉得我找你什麼事？」張氏笑著問他。

程綸搖頭，看外祖母臉色不好，有些擔心，「外祖母是病了嗎？要不要外孫幫您把把脈？」

張氏笑道：「不需要，我倒是要把把你的脈，你如今老大不小了，你舅舅在你這個年紀已經娶妻生子。你倒是說說，這西京的閨閣姑娘，有沒有你中意的？」

程綸沒想到外祖母直接問起這個問題，臉上發燙，低聲說：「沒有……」

「真沒有？」張氏笑著看他，「我正打算給你蕊妹妹挑夫家，這西京裡正愁找個門當戶對人品又好的呢。」

程綸聽了這話，心裡一緊，忙抓著張氏的手，說：「外祖母不要倉促，這西京公子紈褲可多的很，蕊妹妹那麼好，絕不能嫁錯了人。」

「依你的意思，她該嫁給誰？」張氏雙目盯著他笑，看得他心虛的低下了頭，臉上滾燙。「你同蕊兒是我身邊長大的，你若是喜歡她，便早些說，男子漢要有擔當。我昨兒悄悄問了蕊兒，她沒有不願意。」張氏語重心長的說。

「她願意？」程綸雙眼閃亮滿臉驚喜。

張氏點頭。

「那……那……」他竟張口結舌，說不出話來，「就怕舅母她……」

張氏笑，「不怕她，有外祖母在。」

程綸這才鬆了一口氣，大喜，驀地雙膝跪在老人家跟前，「請外祖母玉成。」

張氏連忙將他扶起來，笑得慈祥，「傻孩子，都是一家人，說什麼兩家話？地上涼的很呢。」

她眼眸一轉，兩個孩子都沒問題，程家那邊是自己女兒做主，當然也沒問題。

唐家這邊，兒子孝順素來聽她的，唯獨只有鄭氏，這個媳婦刁鑽得很。

她拍了拍程綸的手，「蕊兒年紀小，這事我打算先替你們定下來，等過兩年再成婚。不過，我得先跟她母親談談，你先去陪著她們玩吧。」

程綸點點頭，聽到她說起鄭氏，又擔心起來。

鄭氏曾經說過，她的女兒，要往上嫁，唐家六品，不說嫁個一品、二品的人家，最差也不能低於五品。他一想起父親不過是八品太醫的身分，便覺得一陣緊張。

到青菱院的時候，看到兩個姑娘在梅花樹下。

白梅開得正好，程思調皮地要高枝上的梅花，人矮搆不著，非得唐蕊幫她摘。唐蕊伸手去探，但是指尖差一點便是差一點，怎麼都搆不著，這時，一隻手探上去，折了梅枝遞到了她的手裡。

唐蕊抬眼一看，撞進了一雙溫和的眼睛，帶著淺淺的笑意，她垂下了眼，程綸只當她害羞，心裡很高興。

他一手指按了按程思的腦門，「這麼冷，進屋去，別害得妳蕊姊姊也同妳一樣受凍。」

程思拿過唐蕊手裡的梅枝，對程綸吐了舌頭做了個鬼臉，蹦蹦跳跳的往廊上去了。雪地深深淺淺的，程綸怕唐蕊崴著，伸手去扶她。

她一笑，「不必，這到底是自家院子。」先一步上了遊廊。

程綸低頭看著自己空空的手，嘴角揚起一絲苦笑。他怎麼覺得，蕊妹妹的那份心意同自己有些不一樣，又或者，這是女兒家的矜持？

第三章 補召入宮

鄭氏正忙著看帳本，聽聞婆婆找她，不由得蹙了蹙秀眉。

婆婆素來對她不喜，本該她當家的事情，時不時來指手畫腳，別的不說，就說那嫡女、庶女之事，唐蕊本是庶出，這是改不了的事實，憑什麼寄在她的名下，同語凝一樣對待？就這口氣，她都憋了好多年了。

她合上帳本，身邊的老人嚴嬤嬤急忙過來遞上茶水。

她抿了一口後站起身來，「走吧，就去南院看看，瞧瞧那老的還有什麼指教。」

嚴嬤嬤陪著笑說：「夫人才是這府裡的當家之主，這個有誰不知道的？夫人何必想多，老人家，不過幾句嘮叨罷了。」

鄭氏冷冷瞥了她一眼，「嘮叨？她那嘮叨我都聽了幾十年了，也聽夠了。」

嚴嬤嬤看她心情不好，識趣的閉了嘴。

到了南院，鄭氏身邊兩個嬤嬤扶著，後面跟著兩個丫鬟，她一進院子，楊嬤嬤便趕緊去通報了。

屋裡，張氏摸了摸頭髮，挺起了腰，道：「讓她進來吧。」

鄭氏進了屋，聞到一股子藥味，蹙了蹙眉尖，等她到了跟前，張氏讓她坐了。

「娘今兒找兒媳來是有何事？」她問。

「為了蕊兒的親事。」張氏乾脆單刀直入，「我想來想去，這西京裡頭好的兒郎十分有限，配得上咱們蕊兒的，非她表哥程綸莫屬。做了這樁親事，妳看如何？」一聽說程家，鄭氏眼底便顯出幾分不屑，道：「娘可要三思，那程家八品官職，這西京有句俗話，娶妻娶低，嫁女嫁高，娶妻可以門第略低一點，只要賢慧。嫁女那是一定要往高嫁，咱們家正六品官職，嫁個八品太醫家，說出去，別人要笑的呀！」

張氏一聽，臉色立即冷了，「照妳說，嫁給哪家？」

鄭氏微微一笑，「今年皇上充盈後宮，那宮裡頭有幾位皇子也漸漸大了，說不準明年又要選些皇子妃、良娣美人之類的，這樣的好事，咱們怎能不早做準備？蕊

兒長得也算是不錯，雖然比她姊姊差些，但萬一被哪個貴人看中，那真是唐家萬千之福……」

「閉嘴！」她話沒說完張氏就忍不住呵斥道：「語凝妳送進去也就罷了，蕊兒是在我膝下長大的，由不得妳胡攪。程家我就覺得不錯，趁著這年紀先定下來，過兩年成婚吧。」

這番話氣得鄭氏乾瞪眼，可是對方是婆婆，她又不好發作。

「娘，妳可想清楚了，我不想唐家遭人恥笑。」

張氏被她這話氣得不輕：「我的外孫，哪裡就比人差了？嫁給程綸，總好過嫁給那些紈褲子弟一輩子遭罪！這事，妳便是有意見，我也一力承擔下！妳若有不滿，同我兒子說去，我累了，妳走吧！」

鄭氏被婆婆氣得七竅生煙，幾乎要掀桌了，可是一想起丈夫的愚孝，不得不憋下這口惡氣。程家，程家，一個太醫而已，什麼時候有飛黃騰達的機會？

幸虧唐蕊不是她的女兒，不然她真要嘔死了。

鄭氏氣衝衝的出來，跟著來的丫鬟、婆子都不敢吭一下，才出了南院，一個丫鬟冒冒失失的撞過來。

鄭氏氣極了，甩手一個巴掌打在了丫鬟的臉上，打得丫鬟幾乎摔跌在地，臉上紅紅一個手掌印。

嚴嬷嬷立即來呵斥丫鬟，「怎麼走路的，看到夫人也敢往上撞？」

丫鬟委屈極了，忍著眼淚說：「奴婢只是太高興了，來報喜的。」

鄭氏一怔，「什麼喜？」

丫鬟忙道：「大姑娘初選過了，被記名字了！」

鄭氏頓時滿心歡喜，方才的鬱怒瞬間一掃而光，臉上露出笑意，連連道：「打賞、打賞，賞妳銀子了！」

嚴嬷嬷賞了小丫鬟銀子，湊過來笑著恭喜，「恭喜夫人、賀喜夫人，真是大大的歡喜，這是旗開得勝，說不定披荊斬棘一舉得中呢！」

鄭氏拍手笑道：「一定的，那是一定的！」

遊廊上，隔著不遠的地方，站著兩個小姑娘。

唐蕊聽到了嫡姊通過初選的消息，接下來還有二選、三選，她猜測著，這條路唐語凝到底可以走多遠，或許能比她想像的更遠。

程思撇撇嘴，「大家都去選了，沈家的二姑娘也去了，趕明兒我也去選。」

唐蕊聽她這麼說，想起了沈清韻，前世她也是去了，不過結果同自己一樣，也變成了女官。

她們幼年交好，入宮之後曾經同病相憐，可是到後來就變了。

張氏留了程家兄妹用午飯，叫了唐蕊一起吃。

唐蕊看祖母的樣子，怕是對自己的親事胸有成竹了。

飯後，張氏便跟她說了，鄭氏的確是有意見，但是親事她一力做主，鄭氏反駁不得。

唐蕊謝了祖母，她思忖著，這樣下去怕是要訂親了。

飯後，張氏特地讓唐蕊送程綸兄妹到大門口，這是想讓唐蕊同程綸多說說話，但是因為程思在，程綸一肚子話反倒說不出口。

臨出門，他回頭深深看了唐蕊一眼，低聲道：「蕊妹妹，今日我很高興。妳放心，不日我便正式跟父親一起過來。」帶著幾分少年的羞澀和欣喜，低著頭毅然出了大門。

唐蕊看著他披著玄色披風的背影，輕輕歎了一口氣。她困頓了一世，如今求個安穩，可是一旦得了安穩，心裡又有說不出的憋悶。人，便是這麼矛盾。

「你說宮裡在選秀？」靠在床邊的男子淡淡的問。

這幾日，田廣總是撿著新鮮事說給殿下聽，現在最熱門的事情非選秀莫屬了。

「那可不是，宮裡頭熱鬧著呢，可惜殿下養著病，不好去看，不然去選個良娣、良媛回來也是好的。」田廣興奮的說。

如今東宮，莫說太子妃，連個侍妾都沒有，命婦院本是安置這些美人的地方，倒成了東宮最冷清的地方。

原先是太子殿下病弱，沾染不得，如今康復有望，自然希望熱鬧些。

男子靠在床頭，眼眸微轉，略一推算，想起她該是這次入的宮。

倘若重來一回，她並非女官，被父皇點中了如何是好？

司徒珏狹長的鳳眸微微眯起，坐起了身，道：「拿筆墨來。」

田廣一愣，殿下老久不寫字了，突然拿筆墨做什麼？

他疑惑歸疑惑，不敢耽擱，立即去拿了筆墨，只見他龍飛鳳舞片刻，寫了一封信封起來交給了田廣，「去，給雲陽郡主。」

「啊？」田廣嘴巴張得老大，那位女霸王啊？

田廣是不情願去的，聽聞那位女霸王拿鞭子抽起郡馬來是毫不客氣。

雲陽郡主是皇帝的庶女，排行老三，今年二十二歲。因是庶女，按照本朝的規矩，非嫡女不能封公主，所以得了個郡主的封號。五年前出嫁，那位郡馬算是倒了八輩子楣了，娶了雲陽郡主之後簡直沒了男人的尊嚴，郡主對他非打即罵，聽聞還扒光了他的上衣，將他綁在大樹上過呢。

田廣到了郡主府時，雲陽正在下棋，最近她太過無聊，棋癮來了，便整日拉著郡馬陪她下棋。

郡馬膽戰心驚的察言觀色，小心翼翼的挪動著棋子。

眼看著棋局，雲陽惱火，「哎呀，又要輸了。」

「沒，沒……」郡馬連忙說：「郡主走這步，就贏了。」

雲陽真的把棋子挪了個位置，發現自己贏了，不由得露出了歡快的笑容。

郡馬看到她的笑臉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。

「郡主，太子舍人田廣到了，說是替太子殿下送信過來。」侍女來稟告。

雲陽眼眸一轉，她同父異母的弟弟，太子？

這還真是大姑娘坐花轎頭一回啊！他給自己送信？

雲陽精神一振，大手一揮，「讓他過來！」

田廣被人領進來，瞧著這位女霸王心裡發慌，小心翼翼的遞上了信。

雲陽好奇的看了信，不由得疑惑，「這小子到底在搞什麼鬼？」

她微微一笑，「去跟你家太子爺說，這事他放心，一個人而已，有什麼難的。」

田廣不曉得信裡寫了什麼事，聽到「一個人」三個字，不由得疑竇頓生。什麼一個人？

第二天，唐家去打聽消息的人傳了話回來，說大姑娘過了二選，三選要在皇上跟前過眼啦。

消息傳回來，鄭氏歡天喜地，讓人在大門口放了幾串炮仗。

過了二選，女兒便鐵定能留在宮裡，入了皇上的眼，那是要冊封的。鄭氏覺得，唐家的飛黃騰達靠老爺靠不住，靠兒子也靠不住，最後得靠她这个大女兒！如今，榮華富貴近在咫尺，唾手可得。

唐蕊得知唐語凝入了二選，也有些意外，不過想想唐語凝的容貌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見了皇上的面，或許就可以封位分了，至於冊封什麼位分，那就看她的運氣了。

她想起自己當初入宮也過了二選，在三選來臨時，皇上未到，她先被太后瞧上，讓她做了身邊的女官。

朱嬾嬾也滿心歡喜，道：「二姑娘可聽見了，大姑娘如今為唐家爭光了。他日大姑娘成了宮裡的娘娘，二姑娘也能配個門第高的人家。」

唐蕊蹙眉不語，朱嬾嬾跟母親一條心，也是嫌棄程家門第不夠高，才會說出這種話。

過兩天大約程家就要來提親了，怕是到時候朱嬾嬾要吃驚得說不出話來。

朱嬾嬾給她倒了一杯熱茶，她在喝著，卻聽到院子裡傳來急切的腳步聲，她探頭一看，原來是鄭氏身邊的翠巧，手裡端著一個方盒，神色匆匆不知為何。

「二姑娘！」翠巧急切的說：「這是衣服，趕緊穿戴起來！」

翠巧喘了一口氣，將紫紅色的木盒擱在圓桌上，打開了盒蓋，裡面露出一套粉色的宮裝裙襖，那顏色樣式同當初唐語凝穿的那件一模一樣。

朱嬾嬾一愣，「翠巧，這、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翠巧忙說：「趕緊的，宮裡太監親自領轎子上門，說聽聞唐家二姑娘貌美德淑，特地補錄入宮候選。妳說說，如今秀女都到二選了，二姑娘還能被內廷的太監親自徵召，是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福氣？」

朱嬾嬾啞啞道：「竟然還有這種事？」

「啪」的一聲，小案上的青瓷茶杯被掃落在地上，碎了一地。

唐蕊不可置信的瞪著眼睛，只覺得一陣眩暈，怎麼會這樣？

太監到府裡親自招人，她以前從未聽說這種事，她千躲萬避，難道還是逃不過那高聳朱牆？

翠巧看她臉色慘白，以為她年紀小害怕，連忙安慰，「這是好事。真沒想到，二

姑娘貌美嫵淑的名聲都傳到宮裡去了。」

翠巧不由分說，因為外頭人在等著，和朱嬾嬾兩個趕緊給她換了衣服裝扮起來。唐蕊兩世都穿上了這身衣服，她自嘲的揚起了嘴角，難道這就是命運，怎麼逃都逃不過？

翠巧看到她嘴角上揚，恭維道：「對，要笑，笑起來更好看！」

臨出門前，她停住腳，回頭看看自己從小長大的院子，她知道這一去，恐怕畢生都回不來了。

她轉身去自己房裡，打開了那個銅箱，裡頭有她攢的月例銀子和祖母給她的錢。她開箱子時，目光落在那玉佩上，那玉佩是男人之物，自然不能見人的。她把玉佩揣進了袖子，將開了鎖的銅箱塞到了朱嬾嬾的櫃子裡。

出來時，她低聲對朱嬾嬾說：「我擱在妳櫃子的銀子盡可拿去用，回鄉養老也夠了。」

朱嬾嬾一愣，詫異的看著她。

「我去看看祖母。」她轉身沿著花園小路向南院去了。

翠巧急得不得了，拍著手說：「我的小祖宗，這都什麼時候了，那幾位正等著呢，妳倒是快點啊！」

唐蕊不理她，逕自去了南院。

張氏剛起身在吃點心，看到她來，慈祥的招手，「蕊兒，過來吃酥餅，味道好。」

唐蕊眼底矇矓，喉嚨哽咽，到了她跟前，驀地跪下去叩了三個頭。

張氏驚呆了。

「孫女今日要補召入宮，祖母往後好好照顧自己。表哥那邊，讓他不要等，若遇到好姑娘，趕緊聘了吧。孫女祝祖母身體安康、長命百歲。」說罷，又是一叩頭。張氏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她一把年紀了，哪裡聽過補召這回事，一想到小丫頭還沒及笄就要入宮，不禁悲從中來。

「好好的姻緣……」她哽咽不能語。

「祖母不要傷心，有機會蕊兒便回來看妳。」唐蕊抹了眼淚安慰她。

怕張氏太難過，她轉了身徑直向院外走去，張氏被丫鬟扶著跟了出來，一直送她到外頭。

翠巧看她回來，長舒了一口氣。

鄭氏陪著太監喝茶，瞧見唐蕊穿著宮裝出來，頓時大喜。

太監何福上下打量著眼前的小姑娘，十四歲的年紀，眉目雖稚嫩，身量卻已長足了，這模樣、這身段、這規矩，難怪那位會上心。

何福陪著笑，「唐姑娘請上轎子吧！」

一臺青呢宮轎已經停在院子裡，唐蕊回頭看了朱嬾嬾一眼，眼波盈盈，帶著一股視死如歸的平靜。

「姑娘……」朱嬾嬾捨不得她，聽她說將銀子都留給自已了，更是覺得難過。

唐蕊對鄭氏說：「母親，若是我留在了宮中，朱嬾嬾便讓她回鄉吧。」

鄭氏喜笑顏開的說：「妳好好的去選，大可放心，娘都依妳。」

唐蕊點點頭，轎簾已被小太監掀開，她坐了進去。

何福恭維鄭氏，「府上這位二姑娘，同大姑娘一樣，也是有福氣的人吶。」

鄭氏笑得合不攏嘴。

似曾相識的道路，卻是一條不歸路，走過去便沒有回頭路，一步踏錯，萬劫不復。

唐蕊心中冰涼，她怔怔的想著，這一次，還會遇到他嗎？

何福是負責這次選秀的首領太監，入了宮門，初選自然是過了，現在選秀已經到了二選，唐蕊以為她會被送去二選的部門，同姊姊在一處，沒想到小轎沿著東直門一路往東，到了一處宮門前才停下。

唐蕊掀開了轎簾，滿眼陌生，她糊塗了，這是哪裡？

宮門口立著一個人，一襲雲紋滾邊嵌金寶藍色錦襖，腰上繫著和田玉帶，踏著烏色雲靴，這一身男裝卻掩不住她婀娜的身段，一張豔光四射的臉微微揚起，眼底露出戲謔之色。

她身後恭恭敬敬的立著幾個青衣太監。

她手裡拿著一根馬鞭，看到轎子過來，馬鞭輕輕敲著手心，對何福笑道：「我等了好一會了！」

何福過來，急忙恭敬的拱手作揖，「叫郡主殿下好，是奴才的錯。」

「人到了？」

「到了。」

雲陽掀開簾子看了一眼，哈哈一笑，「原來是個小丫頭！」

聽聞太子病快好了，她挺詫異的，這位弟弟身子比嬌女子還弱，如今能好，大為意外。而他是天之驕子，他發了話，誰敢不給他面子？所以對於他的請託，她自然會辦，只是對這人十分好奇。

唐蕊懵然的看著她，眨了眨眼睛。

「有趣！丫頭，我來告訴你，過了這道門，隔壁就是東宮啦！」雲陽一笑，「走，我隨你們去瞧瞧，我倒要看看我那弟弟怎麼謝我！」她轉頭對何福說：「沒記名吧？」

何福忙低聲說：「自然不能記，記了名，可不得到陛下跟前了。」

雲陽道：「無妨，這事有我，一個宮女罷了，你這份人情，我記下了。」

何福連忙謝。

宮門打開，過了這道宮門便是通向東宮的甬道。

何福看著那一干人等消失在朱門內，他一招手，宮門緩緩合上。

何福佇立在青磚地面上，沉思著東宮那位的用意。唐正，不過六品員外郎，有籠絡的必要嗎？

第四章 掌書女官

入了東宮，田廣已經候在宮門口，瞧見那轎子，他大喜，這正是殿下要的人，這會果然到了。

他算是明白殿下寫信給雲陽郡主的用意，這位郡主做事雖然霸道，卻也是個八面玲瓏，做事滴水不漏的人，她辦事讓人放心。

轎子進了宮院，簾子掀開，田廣一瞅，喲，裡頭那穿著粉色宮裝的小丫頭怎麼有點眼熟？

他記性素來好，驀地想起這不是那日元宵在路上碰見的小姑娘，太子還跟她搶了花燈呢。

田廣雙眼瞪得大大的，唐蕊也認出了對面的人。

「是你？」

「姑娘快下來吧。」田廣笑道：「跟我去見見殿下。」

唐蕊急忙下了轎子，恭恭敬敬的向他行了個禮。這宮裡的規矩、禮儀，她熟悉得很，行起禮來行雲流水，很是自然。

雲陽詫異，哈哈大笑，「你家太子倒是乖覺，這不是現成的女官嗎？他倒是會挑人，隔著千山萬水也能找著能幹人！」

唐蕊被她笑得臉上發燙，抬頭看四周玉宇華麗，又跟宮裡不同，這裡就是東宮？她又不認識太子，他找自己來做什麼？

田廣帶著雲陽和唐蕊一路向裡走，一直到了寢宮，他領著兩人往東暖閣而去。進了殿門，入內是一條長廊，入了長廊又是兩扇紅木菱格花門，推開門，一股溫暖氣息撲面而來，內裡溫暖如春。

「砰」的一聲，是杯子砸碎的聲音。

「苦，不喝！」

清冷猶如冰泉的聲音傳入了唐蕊的耳畔，杏黃的帷幕後，一個身著墨色太醫官服的人，一頭是汗的退了出來。

當那太醫轉身時，看到了唐蕊大吃一驚。

姑父？唐蕊也吃驚，沒想到會在這碰到程之明，也就是程綸的父親。

程之明多看了她一眼，瞅著她身後的田廣和雲陽，不敢多語。

「太子鬧脾氣？」雲陽笑問，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。

程之明向郡主行禮，低頭道：「是，因太子服藥厭惡苦味，微臣已經竭盡所能，但難免……帶一絲絲……」

田廣撫額，殿下的脾氣真的是……

雲陽道：「沒事，你下去吧。我們這裡有事呢，藥嘛，你重新去配配，再說吧。」

程之明低頭謝了，下去的時候，又回頭看了唐蕊一眼。

唐蕊進去不敢抬眼，徑直跪在了軟毯上。

身著雪白中衣的男子斜倚在軟榻上，身上披著一件寬大暖袍，烏黑的髮用一根玉簪鬆鬆挽著，其餘如潑墨似的垂在肩頭。他手裡拿著一盞玉杯，在手指間緩緩摩擦。

他的目光落在跪在地上的小姑娘身上，一如那日，元寶雙髻、簪著兩朵紗花，粉紅色的宮裝越發顯得她面色如霞，他的嘴角微微揚起一絲弧度。

「殿下，唐蕊到了。」田廣笑說：「該如何處置呢？」

司徒珏抬眼看向雲陽，他的皇姊，雖然不是同母，前世卻同他有些交集。

雲陽一副看好戲的樣子，她倒要看看，人她送來了，他是打算作何處置。

「皇姊費心了。」

不是郡主，而是皇姊，雲陽對他這稱呼很滿意，笑道：「小事情，倒是沒想到你宮裡頭缺人缺得這麼緊，巴巴的讓我給你弄個小宮女進門。」她自然知道事情不是那麼簡單，這話是在打趣他。

「的確缺人，沒個能辦事的。」他應道。

田廣見這丫頭一來，殿下的面色脾氣都變好了，不由得心裡一喜，道：「殿下，照我說的，如今宮裡正缺個從八品的掌書，不如讓她領了那個職位吧？」

司徒珽的手指輕輕點在案几上，道：「也罷。」

東宮掌書乃是掌管太子筆墨書冊印章的職位，雖然品級不高，卻是太子身邊伺候的人。

田廣忙對唐蕊說：「還不謝恩。」

唐蕊忙叩頭，「謝殿下恩典。」

唐蕊腦子有些亂，不知自己為何會到這裡來。她想起元宵那日，田廣找她要了花燈，難道那時太子殿下就打了主意？

她心中不安，這位殿下雖然集萬千寵愛於一身，但是常年臥病，性子古怪，脾氣難以捉摸。在這樣一個人的身邊，伴君如伴虎。

「起來吧。」司徒珽說。

唐蕊起身，依舊低著頭不敢看他，目光始終落在他身前三步的地方。

雲陽覺得好笑，鬧這麼大動靜就為了封個小丫頭做掌書？她才不信呢，她可等著看好戲。

她拍了拍唐蕊的肩膀，「好好伺候太子殿下，別讓我失望哦！」

唐蕊抬眼看她，只見她明眸熠熠，別有深意。

雲陽告辭了，田廣帶著唐蕊去熟悉東宮各部。

當唐蕊從暖閣出來的時候，目光滑過牆壁，豁然發現了她的梅花花燈，那燈掛在牆上，還亮著呢，她不由得心口一跳。

東宮各所都很華麗，她一來便得了從八品的職位，住所自然是好的。

她的住所在寢殿左側的緋雲所，這裡本是掌書的屋子，但之前太子一直臥病，筆墨幾乎不用，所以掌書一職就閒置了。

房屋收拾得很乾淨，除了略小些，同原先唐蕊的住所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屋內各種日常用具十分完備，櫃子中各色宮裝也齊全得很，唐蕊有些詫異，掌書一職這是早有預備？

她滿心的疑惑，完全是糊里糊塗的就做了個從八品女官。

東宮各部分明，各司其職，日常就為這太子一人，她一路進來看到太監、宮女眾多，應該不缺人才對，越想越覺得詭異。

她才喝一口水，便看到一個青衣小太監立在門口說：「舍人說讓妳去殿下小書房當差。」

她連忙點頭，對著銅鏡看了看自己的妝容有沒有差錯，便抬腳徑直往書房去了。小書房緊鄰東暖閣，中間有門相通，田廣告訴她，這宮裡有幾個書房，東暖閣旁

邊的是小書房，中正殿那邊的是大書房。

打開小書房的門，裡面有暖爐，十分溫暖。

唐蕊抬眼望去，只見四面牆壁都立著高高的書架，一排排從上到下滿是圖書典籍。她素來愛看書，自己屋裡只有那幾本詩書典籍、《列女傳》之類的，哪有機會看到這麼多的圖書？

她眼底浮起興奮之色，如果比起在宮裡頭當差，在這裡或許是個更好的選擇吧？書房每日有人打掃得一塵不染，她到了書桌邊，看那筆墨紙硯俱是最好的，羨慕的摸了摸硯臺，墨色雕龍端硯，色澤漂亮隱隱能聞到一股淡淡墨香。

如果沒有那位太子，她覺得她喜歡這個地方，比自己的閨房有趣多了。

她早聽聞太子常年臥病，想來也沒什麼精神讀書。她開始緊張了一會，後來一直沒人來，便散漫起來。

她立在書架旁翻看書冊，一會兒便看到有趣的東西，站得累了，拿了書在軟榻上坐下，或許是因為午後，屋內溫暖，她看著看著身子歪到一邊，漸漸的合上了眼睛。

司徒珽推開同書房連接的紅格門，入目便是小丫頭用書蓋著臉，斜躺在軟榻上的情景，不禁唇角扯出一絲弧度，徑直到了她的跟前。

他清咳了一聲，女孩驀地驚醒，臉上的書一下子翻到地上，她看見那雪白的衣襟後嚇得滾下軟榻，跪在了他的跟前。

「殿下恕罪……」她渾身顫抖，戰戰兢兢，或許是太久沒在宮裡頭當差，她竟將那份警醒給忘光了。這樣的罪責，主子要是不高興了，在宮裡頭足以用板子打死。看她抖得如同篩糠的身子，男子眸色微涼，「妳有何罪？」

「奴婢不該無形無狀，請殿下責罰。」與其讓人問罪，不如自己請罪，或許還能罰得輕點。

司徒珽不喜歡看她這樣害怕。

「孤沒看見妳睡覺。」

「啊？」唐蕊驀地抬起頭，驚詫的看他，可是當她看清對方臉容的那一瞬間，更加震驚的瞪圓了眼。

眼前這位，墨眉如刀裁，鼻如瓊玉，唇如塗朱，那一雙斜挑的鳳眸燦若星子，這樣的容顏，論俊美，比女子更勝幾分，只是眉宇間的那股子冷厲之氣卻是不能忽視的。

這容貌，同他竟如此相似！

唐蕊怔了一下，轉念想到太子同十三皇子乃是兄弟，相似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？他們也有不像的地方，便是那少年更加昳麗豔冶，而太子的面相則更加冰冷凜冽，一眼掃在人身上，便讓人背脊發寒。

司徒珽見她盯著自己，唇角微勾，「看夠了？」

唐蕊驚覺，迅速垂下頭去。

司徒珽坐到書桌前，見書桌邊擱著幾本書，蹙眉問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稟殿下，這是奴婢為殿下準備的幾本書，殿下若是閒時可以翻閱翻閱。」

司徒珽翻了翻，是幾本筆記小品，短小精悍，信息量大，倒是挺有意思。唐蕊偷眼瞧著太子在看書，自己還跪著，若是他不叫她起來，她自然是不敢起來的。

司徒珽看完一則，抬頭看見她跪著，小小的個子都快掩沒在書桌後頭了。

「跪著做什麼？」他蹙眉，「孤不喜人跪，動不動就跪，沒骨頭嗎？」

唐蕊趕緊起來，跪拜是宮裡頭的規矩，聽人說這位殿下古怪，當真是古怪得厲害。

「倒茶。」他拿著書本看得有趣，隨口說，唐蕊只好去倒茶。

她瞧著太子神清氣爽的樣子，看起來病倒像是好了。

她倒了茶擱在他手邊，再不敢看他的臉，因為這會令她想起那個人。

「研墨。」

司徒珽像是興致來了，唐蕊研了墨，只見他蘸了墨汁，提筆在紙上寫下了兩行字。字跡遒勁有力、猶如銀鉤鐵畫，寫的是一句詩——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。」正是梅花的一首古詩詞。

他唇角微勾，好似有幾分得意，轉頭看身旁女孩，她一臉的驚愕。

「如何？」太子問。

唐蕊回過神來，垂頭道：「殿下寫的字自然是極好的。」她想不到這兄弟之間，不光是長相相似，連字跡也這麼神似。

司徒珽滿意的擱了筆，重來一回，這書法倒是沒有荒廢，當今十三皇子不似前世，前世十三皇子驚才絕艷，年紀十三、四便文武雙全，今世的十三皇子卻是個廢人，又已經死去，想必無人會認為他是十三皇子重生而來。

他緩緩站起，這身子的確略有些沉重，雖然正氣已足，但病根久遠，還是要再養些時日。

他想起一件事，對身邊的女孩說：「明日，妳陪孤去一個地方。」

「殿下……」唐蕊吃驚，她是個掌書罷了，只負責東宮書房的事情，出門隨侍自然有親隨舍人等人，哪裡輪得上她？這不合規矩。

「嗯？」司徒珽眉端微蹙，拿眼瞥她。

她知道不遵上命是不行的，垂頭道：「遵命。」

這時，外頭田廣進來稟告，又是吃藥的事情。

田廣後頭跟著程之明，程之明覺得自己是倒了八輩子楣才攤上伺候太子湯藥這種事情。他心中惴惴，這碗湯藥加了許多蜂蜜和甘草，已經試不出一絲苦味，要是太子殿下再雞蛋裡挑骨頭，他也沒法了。只是這位發起火來，動輒砸碗、甩臉子，真真是可怕。

司徒珽聽聞又是湯藥，不由得神色冰冷，厭煩道：「拿上來，若是再難喝，孤便摘了他的太醫帽！」

端著碗上來的程之明雙腿一抖，這次不是被砸碗的事兒了，連他多年來的官帽都要不保了。

唐蕊站在一旁瞧著姑父這模樣著實可憐，擔心的看了看太子。

司徒珽端起湯碗，蹙了蹙眉，一股藥味撲鼻而來，自己這位皇兄喝了十幾年的湯

藥，他卻是聞到藥味便煩躁。

他飲了一口，一種甜不甜、苦不苦，還帶著幾許澀澀怪味的感覺湧入舌尖，正要發作，卻見一旁一隻纖纖素手遞了一顆梅子過來，輕柔道：「殿下吃下這個便不難喝了。」

他拈著梅子送入口中，混著酸甜的味道，果然還行。

他又喝了兩口，唐蕊連續遞了三顆梅子，他這碗藥喝了大半便擱下。

田廣杵在一邊大開眼界，之前太子喝藥誰都不敢靠近，除非是屁股不想要了，這丫頭在一旁啥事都沒有，也是怪了。

「帕子。」司徒珽說。

「啊？」唐蕊一愣，看到他嘴角的褐色藥漬，只得從袖子裡取了帕子，雙手遞到了他的跟前。

司徒珽拿她的帕子擦了嘴角，便擱在了桌上。

田廣瞪圓了眼睛，咦？殿下從前是不會用他人東西的，程之明低著頭，嚇得大氣不敢出，卻沒聽到砸碗的聲音，偷眼看去，見殿下面色平和，唐蕊立在一旁伺候著。

「下去吧。」

司徒珽發話，田廣大喜，這是完事了，他趕緊上前捧了藥碗，帶著程之明一起下去。

這書房裡頭沒有梅子，司徒珽瞥了女孩一眼，「哪來的梅子？」

唐蕊忙道：「緋雲所的。」她午飯回來時，屋裡便有幾樣乾果，她順手拿了些帶在身上。從前十三皇子生病吃藥她總是這樣哄他，沒想到如今在太子身上也奏效。她是怕姑父丟官，這才斗膽一試。

「全部拿出來。」他說。

唐蕊只好把袖兜裡揣的幾顆梅子都全數擱在桌上。

司徒珽低頭一看，蹙了蹙眉頭，「妳倒是愛藏私，以後不許了。」說罷，他拈起一顆送進了嘴裡。

唐蕊苦著臉想，殿下若是喜歡梅子，大可以讓下人準備一大籬筐，幹麼非得訛她的？

從小書房當值回來，唐蕊只覺得雙腿都站得發麻，大約許久沒有當差才這麼不習慣。

回緋雲所的路上，卻看到程之明穿著墨色太醫官服，站在側邊巷道裡對她招手，她看左右無人便走了過去。

「蕊兒，妳怎麼來這裡了？」程之明著急的問。他昨日才聽兒子提起要去唐家提親的事情，這婚事他也是贊同的。唐家世代官宦，唐蕊是他看著長大的，他本待空了便親自去一趟，哪承想竟在這裡看到了侄女。

「說是宮中補選，被送到東宮做了從八品掌書女官。」

程之明吃驚，從八品，雖然是太子身邊伺候的人，可是官位只比自己低一點而已。本以為是兒媳的孩子，竟在這裡成了同僚，真是造化弄人。女官若是主子不說留

用，二十五歲便能放出去嫁人，但若是主子說一句留用，這宮門那是一輩子都出不去的。

「那妳和……」

唐蕊知道他要說什麼，低頭道：「蕊兒不敢耽誤表哥青春，請姑父轉告，表哥定能尋得佳人。」

程之明此時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，這怪不得誰，要怪，只能怪自家時運不濟。

「罷了。」他歎息，「妳在這東宮……」太子那脾氣、那秉性，喜怒無常，能否保命都不一定，他不敢說些未來的話，只能說：「妳在這東宮，好自為之吧，若有難處，跟姑父知會一聲。」

唐蕊點頭。

程之明不敢多耽擱，揣著滿肚子的心事匆匆離去。

看著姑父離去的背影，唐蕊想起了表哥程綸，到底是有緣無分，她只希望他不會怪自己。

「爹，你說什麼？！」

青衣少年驚愕的瞪大了眼睛，他幾乎不敢相信父親所說的，表妹已經答應嫁給他，怎麼可能入宮做了女官？

「不會的，不可能，爹，你肯定看錯了。」

程之明惱道：「你的意思是，你爹我老糊塗了？唐家人已經送過喜信過來。唐家大女兒封了貴人，二女兒入東宮封了從八品女官，這些唐家人都是當喜信送過來的。你自己看吧！」

他將桌上的紅信箋惱火的扔在了程綸的腳前。

程綸撿起來，翻開時果然看到「喜信」二字。

貴人、女官？他嘴角浮起一絲譏諷的笑，這些於唐家而言，都是天大的喜事啊！而且她是太子身邊的女官，那條通天之路，可謂是近之又近，唐家人應該也是這麼想吧。

程綸只覺得挖心、挖肺般的痛，但是他不服氣，「蕊兒不會變，我知道她也不情願入宮，女官二十五歲就可放出嫁人，我可以等……」

「屁話！」程之明忍不住罵，「她今年十四，要等到二十五，十一年！你難道等她十一年？我們程家會被人笑話死！明兒就給你訂親去，你的好表妹已經託我帶話，她說了，祝你早日尋得佳人。你醒醒吧！」

程綸被父親罵得臉色慘白，一陣眩暈，旁邊的小廝急忙過來扶他。

程之明看到兒子這副樣子也是心痛，放軟了聲音勸道：「這事就當沒發生過，忘了吧。你要記住，你今年就要考太醫院了，倘若入宮走動，不要同她多來往，你務必給我記牢了！」

程綸眼底又浮起一絲希望，他一定要當面問問她，她若是讓他等，他便等，十一年又如何？

Crescent Family